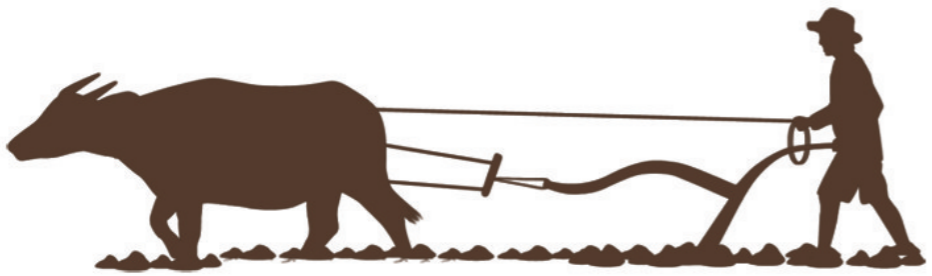


耕牛的背影

□黄平安



曾几何时,耕牛是随处可见的。或在晚霞里,和牧人一道浴霞而归;或在草地上,低头贪吃嫩嫩的青草;或在田地间,与农人共绘一幅春耕图。

那个时候,水田要三犁三耙,田泥才会细腻、松软、肥沃。旱地也要精耕细作,即使是冬闲时节,也要将土地翻一遍,才能松土增肥,还能冻死害虫和虫卵。这些,全靠耕牛来完成。毫不夸张地说,农家一年的收成和温饱,与耕牛息息相关。耕牛对于农家来说,是功臣,是希望,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感情。

记忆中,岳父是种庄稼的好手。他养着一头大黄牛,对这头耕牛的感情,比对家里其他成员,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农忙时,天刚露出鱼肚白,他就起床喂牛,直到把牛喂得饱饱的,才肯牵牛下地干活。农闲时,他也早早起来,把心爱的牛赶到水草丰茂的地方,直到牛吃饱喝足才满意而归。下午吃罢饭,他又放下手头上的农活,把牛赶到了山坡上,让它尽情享受大自然的恩赐。

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这头牛被岳父照料得又肥又壮,干活相当给力。家里的三四亩田、十来亩地,有了这头牛的“神助”,耕作起来十分轻松。牛虽然有一些空闲时间,岳父却很少将它租借给他人使用,不是他吝啬,而是他太心疼牛了,害怕别人为了赶农活,虐待了他的“宝贝”。万一哪家用他

的牛,他只有一个条件——他和牛一起去。他和牛都是好劳力,人们自然乐意请这一对“强强联合”来干活。但岳父也不会有求必应,说白了,他还是怕牛累着了。

岳父和这头牛朝夕相处十年,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牛老到不能耕地的时候,有牛贩子要去杀了卖肉赚钱,价钱相当诱人,家里人都有些心动。可固执的岳父不由分说,把牛贩子大骂了一顿,吓得牛贩子撒腿就跑。这头牛最终老死在牛圈里。听妻子说,那天,岳父找了一些人,把牛抬到通风向阳的山林里埋了,盖上了厚厚的土,还垒起了一个高高的坟堆。回去后,岳父两天没有吃饭,一到放牛的时候,他就跑到牛的坟前,丢上一些青草,呆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。邻居说,岳父的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,牛死了,再买一头便是,怎么跟变傻了似的。其实,他们根本不理解岳父对牛的这份深情。

当时,牛绝对算是农家的“大件”和“重器”,价格昂贵,还需要专人天天放养,因此,养一头牛的成本是比较高的。于是,便出现了几户合养一头耕牛的模式,闲时几家轮流放牧,忙时轮流使用。

农村包产到户后,我家和邻居分得了一头黄牯牛,膘肥体壮,温驯好用,我们都很满意。但当时我家没有人放牧,只得委托邻居代放,我们按年给付放牛的报酬。可是,邻居家放牛的是两个半大的孩子,

正是贪玩的年龄,他们全然没把放牛当成一回事。晴天,日上三竿了,他们才懒洋洋地把牛赶到山坡上。遇到下雨,随便弄点草料敷衍一下。有时贪玩,又害怕牛偷吃别人的庄稼,便干脆把牛拴在树上,自顾自地玩耍去了。大半年后,原先膘肥肉满的大牯牛瘦得皮包骨头,看了让人心痛。

父亲当时虽然长年有病在身,但见牛被放成了这个样子,十分痛心,便下定决心,把放牛的担子接了过来。他风雨无阻,每天准时上山放牛。为了给牛增加营养,他还经常拿出家里的玉米、酒糟等精饲料给牛“开小灶”。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,这头牛又慢慢地恢复了活力,再显出原有的雄风。可是好景不长,一天下午,父亲把牛赶到山坡不久,忽然电光闪闪,雷声大作,暴雨倾盆而下,父亲急忙把牛往回赶,行至一山崖下,一股泥石流倾泻而下,很快将牛埋进了泥石流中,父亲被泥石流的气浪冲击到河对岸,落在了树丛中,保住了一条命。暴雨过后,父亲和邻居沿着河边寻找了好远,也没有发现黄牯牛的影子,可怜的黄牯牛完全被泥石流吞没了。父亲含着泪,把家里祭祖用的香蜡火纸找来,在泥石流边上烧了起来,一边烧,一边念念有词。

我回家后,父亲向我说起当时的情景,眼里充满了热泪,连声音也有些哽咽。年幼的我并不理解父亲,现在想起来就明白了。牛是父亲朝夕相处的伙伴,也是两家人耕田种地的得力助手。痛失耕牛,无论是谁,都会伤心难过的。

也许,每一个农家,都有一段关于牛的故事;每一个农人,也都有一些关于牛的记忆。在老一辈人的心里,耕牛的地位是无法替代的。对于耕牛,他们始终心存感恩,心怀敬畏。今天,虽然打工潮、城镇化、机械化等现代文明使我们渐渐远离了耕牛,但望着耕牛远去的背影,我们依然要心存感恩,因为,是耕牛哺育了我们的祖先,使人类得以生生不息;是耕牛推动了农耕文明,促进了社会发展,带来了如今美好的生活。

岁月留痕

父亲的微笑

□小白兰

几个月前,老家的姐姐打来电话,告诉我父亲摔倒了,幸好当时她在场,如果不是抢救及时,说不准……姐姐随后在家人微信群发出一组视频,画面中父亲头部血迹斑斑,鼻梁间贴着创可贴,一双因岁月流逝变得浑浊的眼睛,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拍摄视频的手机。视频的最后,父亲脸上露出了一丝坚强的微笑。看着视频,想着父亲这么大年龄,我十分担心,身子不由得发抖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因自然灾害,生活极度困难。我的父亲在困难的情况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凭借着对党忠诚,勇于担当的精神,很快被提拔为村里的团支部书记。

父亲不仅是我们的榜样,也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。1976年,父亲当选为村支书。在农村,村支书虽然不是什么大官,但几百人的村子里父亲说了算。记忆中,父亲从来不以权谋私,我的二姐不到16岁就参加生产队劳动,为了顾全大局,父亲把她分配在重劳力组。有一次,天下着蒙蒙细雨,二姐在打坝时被拉土车撞了,当场瘫倒在地,等父亲赶到村卫生所才知道,二姐的腿粉碎性骨折。

那时,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,治疗期间,父亲每天不仅要照顾二姐,还要背着帆布包,肩膀上挎着绳、锄头在黄土高坡的土路砍荆棘。每次回到家都是蓬头垢面,身上和手上被荆棘扎得伤痕累累。脚上的鞋因为穿得时间太久,前面开了口,两个大拇指露在外面。

家里极度困难的时候,父亲做人的原则也没有变。有一次,父亲骑自行车去赶集,在村口拐弯处捡到一麻袋黑豆,见前后无人,就坐在麻袋上一边抽烟一边等,等了两个小时也不见有人来找。当时,那一麻袋黑豆可以吃几个月,可父亲捡到后心里想:“丢黑豆的人,现在不知急成啥样!”父亲把黑豆放到自行车上,到了镇上逢人便打听是谁丢了黑豆。直到把黑豆物归原主才松了一口气。失主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,为了感谢父亲,去商店买了一瓶酒,两条烟递给父亲手里,可父亲说什么也不肯收。两人推来推去,

最后父亲只好掏出一盒烟打开,发给周围赶集的人才罢休。

回到家,父亲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,我天真地问:“这么贵的东西,是你捡的又不是偷的,干嘛不拿回来?”父亲语重心长地说:“孩子,咱们家几辈人都活得光明磊落,爸当了多半辈子书记,整天教育人,更要给你们做榜样。不管它值多少钱,不义之财咱不能要。”父亲的一番话,顿时让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。

记得我刚教书那年,乡政府组织村干部去北京参观学习。得到消息那晚,父亲喜笑颜开地告诉我:“这次去北京参观学习,你给校长请个假,我想带你去,让你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好。”

那段时间,我每天掐着指头算日子,期待去北京,结果父亲因怕耽误我给学生上课,最终没能兑现带我去的承诺。一个星期后,父亲耷拉着头走进院子说:“孩子呀,爸总以为这次参观学习回不来了。”看着骨瘦如柴的父亲,衣服挂在消瘦的身体上,好像要被刮倒似的。母亲走到跟前问:“这是怎么了?”

父亲笑着回答:“没事,本来我晕车,再加上吃不上饭,差点饿死,赶快给我做饭吧!”

“北京那么繁华,怎么可能把你饿死?”母亲瞅了父亲一眼,边唠叨边往回走。过后我们才知道,乡政府组织村干部去北京,只给报销来回路费,吃住都自己解决。于是,村干部们为了省钱,晚上在路边打地铺,吃饭就吃7分钱一个的糖包子。在人生的道路上,父亲的光辉形象也影响着我们的成长。弟弟也继承了父亲这份职责,成了村上的村支书。现如今,每当人们问起父亲的生活状况时,他总是呵呵地笑着说:“我现在91岁,虽然有这么多儿女,谁也不想连累,因为我有老龄费、养老金,还有每年的村支书补助,花都花不完。”每次说完,老父亲都露出自豪的神情。

亲情一线

犒劳自己

□崔鹤同

一天傍晚,爸爸兴冲冲地回到家,买了一包卤味,拎着一瓶白酒。妈妈望着爸爸笑容满面的样子,露出狐疑的眼神。要知道爸爸是个很节俭的人,很少出手这样阔绰。

“单位给我加了半级工资。”爸爸兴高采烈地说,“就给我一个人加了,今天要庆祝一下,犒劳犒劳自己。”说着爸爸笑眯眯地把卤味装盘,又打开了酒瓶,肉香、酒香一下子弥漫了整个小屋。

前年的一天,我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约我次日中午在饭店小聚。我问:“师出何名?”他说:“你来便知。”我如约前往,同来的有五六位志同道合的朋友。原来我的这位朋友是位书法家,从小临池不辍,最近刚被书法家协会吸收为会员,而且他用金粉撰写的一幅画刚被一位企业家以5万元人民币取走。高兴之余,就把我们叫来,犒劳自己的同时也让我们分享他的快乐。

犒劳即慰劳,多施以酒、肉美味佳肴。古时打了胜仗,凯旋之时要宴赏将士,犒劳三军。

记得小时候在乡下,母鸡每当下了蛋,便从鸡窝里出来,一边急匆匆地走着,一边“咯咯咯”地高声叫着,在晌午的阳光照耀下,鸡冠显得鲜红透亮。这时,祖母总会给它撒一把米在地上。那时我懂犒劳,心想鸡吃了米,明天下蛋会更来劲。

其实,我们每个人在劳累了一天之后,或者工作、学习取得了一定成绩的时候,应该恰

当犒劳自己,这既是对以往辛勤付出的肯定和酬谢,也是一种有益的休息和调整,以便更好地、精神振奋地再次出发。

每当写就一篇短文或一首小诗,我总会搁下笔、合上电脑,让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,让脑子清静一下。这时,我会打开窗户,好好欣赏一下葱绿的梧桐、张开胸怀的铁树、亭亭如盖的浓青、吹响喇叭的牵牛,还有远处一两声鸟鸣。高兴之余,再削一个苹果,津津有味地细嚼慢咽……

犒劳有多种形式,可因地制宜,初衷都是一样的,都是奖赏激励一下自己,调节紧张的生活节奏。

丰子恺在写作、绘画之余会悉心布置自己的房间,他把各种家具按照自己喜欢的位置重新摆放。有时会为一件没有太大价值的装饰性家具摆弄半天,但他不把这视为浪费时间,而当作一种工作之余的犒劳,一种乐趣。

心香一瓣

幸好不是

□孙志昌

一个卡车司机跑长途,行车途中经过一个小村庄时,一个中年农妇突然小跑着横穿马路,大卡车来了个急刹车,差点撞着她。

农妇火冒三丈,冲到驾驶室前对司机没完没了地骂着。司机也不还嘴,点燃一支烟,慢慢地吸着,听农妇从“村骂”上升到“国骂”。一支烟吸完后,农妇还骂。司机发火了,冲农妇高喊道:“如果我刚才刹车晚了,这会儿你还能骂吗?”

农妇一听司机这样说,想了想,便不骂了。是啊,真出人命了,还能骂吗?大难躲过,庆幸自己还活着就好,还有什么可说的。

一位老人,退休后没什么事情,便很注重锻炼。一天早晨,他还如同往常一样出去散步,在人行道上慢慢走着。这时,一个青年骑着自行车,没注意,碰着老人了。老人倒在了地上,青年赶紧停下车子,上前扶起老人说:“大爷,碰到你哪里了?”老人在青年的帮助下,从地上坐了起来。恰好此时老人的儿子走到这里,看到了这一幕便说:“怎么了?去医院看看来!”老人说:“小伙子你走吧,没事。”青年满怀歉意地说:“对不起了,大爷。”青年走了后,老人的儿子就埋怨老人,说:“应该去检查一下的。”老人说:“检查什么啊,只是碰了我一下。不错了,幸好不是直接撞在我啊!”老人说完,就回家了。

生活中,我们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要有一个开朗与豁达的态度,不仅要向好的方面想一想,也要向不好的方面想一想,就不会有那么大的火气了,也就能冷静地对待了。

我们应该像契诃夫所说的那样:“要是你的手指扎了一根刺,那你应当高兴;挺好,多亏这根刺不是扎在眼睛上。”这样,我们再遇到一些麻烦的时候,也就不至于愁肠百结了。

人生感悟

慢之美

□雨凡

小长假回乡,无意间走进那个村庄,目睹那些清淡且静谧的生活,蓦然明白,那种缓慢,也是一种美,因为它隽永、绵长,叫人记得,更让人回味。

这是个有着上百年造纸历史的小村子,因为纸张是纯手工制作,除伐竹、泡料、煮料、洗料、晒白、打料这些工序外,我最终得以在一个作坊里观摩制作纸张的其他几个环节。

没有现代化厂房中机器的轰鸣和快速高效的节奏,在这里,捞纸、榨干、焙纸全由家庭中两三个壮年劳力完成,那些祖辈们重复了无数次的动作,支撑着他们的生活。

从捞纸到焙纸,尽管工序繁琐,他们却不慌不忙,甚至有些气定神闲,让人看不出表情的深浅。站在农家式的小作坊中,观看那些充满旧时代气息的每一个动作,我的心竟生出莫名的欢喜来。

据说,因为喜欢这种纸张的客户很多,每天焙出的纸不等拿到市上销售,就被抢购一空,而小作坊的产量有限,又因是纯手工制作,量自然也就上不去,于是便有抢不到货的客户建议主人扩大再生产,然而都被主人拒绝了。我听后,兀自为主人对数量的不热衷高兴起来,心想,这主人一定深谙正因为少,才让他的纸张保持了自家特色的道理。

都说有纸的地方,必有写字的人。这话不假。在离小作坊不远的地方,有一家书斋,书斋不大,也



无斋名,却于简陋中透出洁净。朋友介绍,书斋主人原在镇上教书,写得一手好字,加之喜欢小村自产的纸,退休后,便携老伴融入了这种慢生活。

进入老人的书斋,一抬眼,一尊硕大的砚台扑入眼帘。“这样的砚台,要研磨多久,才能让清水变黑呢?”我暗想。

都知道,研墨是个很慢的过程,于是我问老人:“为何不用现成的墨汁来代替,自己研墨多浪费时间啊!”老人不禁不慢地反问:“要那么快干什么呢?”

我语塞。见状,老人一边研墨一边道:“研墨确实很慢,然而,在不断重复的动作中,从研墨到写字,整个过程,好就在这个慢上。慢慢地研墨,慢慢地想,慢慢地积攒情绪,慢慢地琢磨是否还有更好的表现方式。一圈一圈地研着墨,思绪也就慢慢沉淀,看着清水渐渐变得像糯米粥一样稠厚,火候也就快到了。”话语里,是我久违的书卷气。



□路来森

纸上“鸡雏”

鸡有“五德”,谓之:文、武、勇、仁、信。鸡,又与“吉”谐音,寓意大吉大利,所以,以鸡作画,历来为中国画家所喜爱。

以鸡为主题的画作中,其中一个侧重点,就是画鸡雏。

宋朝时,画家们喜欢画母鸡护小鸡。宋人(作者不详,只能以“佚名”代之)画了一幅《子母鸡图》,画面上老母鸡一只,毛羽蓬松,嘴巴低垂,眼睛专注于地面的四只鸡雏,似在生气的样子——慈爱中存一份威严;四只鸡雏,毛羽茸茸,团团可爱,但又各具情态:扭首者、垂首者、昂首者,还有似在沉思者,不过,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仿佛都在聚精会神地听母鸡的训示,接受母鸡的垂爱。最有意思的是,母鸡蓬松的羽毛尾巴下,另一只鸡雏被遮蔽其中,似是乍然破壳而出的样子。如此即证明,这或许是一只正在孵雏的老母鸡。

凝视画面,我们仿佛能听到母鸡“咕咕咕”的叫声,和雏鸡“唧唧唧”的应答声。一呼一应,是一幅“母慈子孝”的和乐图。

画面上,恰好有五只鸡雏,那么,何以会是五只,而不是其它数字呢?据说,此中“真意”——五只鸡雏,寓意“五子登科”。

画之上部,题诗一首:“南窗啾啾自别群,草根土窟力能分。假寐伏毛无昏昼,覆体呼儿伴夕昏。养就翎毛凭吹啄,卫防雏稚总功勤。披图见尔频堪羨,德企慈乌与世闻。”

其中,既道出了母鸡孵雏的辛苦,又道出了母爱之伟大,以及此画之寓意——德企慈乌与世闻,真是“可怜天下慈母心”啊!

“明四家”之一的沈周,画有一系列《卧游图》。其中之一,画面竟是一形单影只的鸡雏:墨笔画出,虚白映村,鸡雏独立纸面,绒毛渐退,羽毛开始长出,但却仍然是一只鸡雏。它神态安详,表情略显凝重,仿佛有所思。画面作者题诗曰:“茸茸毛色半含黄,何独啾啾去母傍。白日千年万事,待渠雏晓日应长。”

“何独啾啾去母傍”,很显然,这是一只失群的雏鸡,这是一只失去母亲庇护的雏鸡,它孤独而存,载载于立,想成为一只“催晓”之鸡,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。所以说,这样一幅鸡雏图,很有些励志的味道,鸡雏虽小,前面的

路虽很长,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它“催晓”的希望。

或许,这里面还有着了一份画家的田园之思,或者自己的童年之忆,亦未可知。

白石老人,小时居住家乡,几乎天天牧羊、养鸡,所以,对鸡就特别熟悉,由此,鸡也就成了白石老人的绘画主题之一。

六十岁以前,白石老人画鸡,以成年鸡为主;而六十岁之后,白石老人画鸡,则变为以研究鸡雏为主了。

其中一幅图,名曰《鸡趣图》,是白石老人九十三岁时所画,画面有雏鸡六只,每一只小鸡都绒绒团团,活泼可爱;地面上,是一只被围住的蚌蜃,长腿猛蹬,似乎急于逃离。其中四只小鸡,已然将蚌蜃围住,另两只小鸡,则正从远处急急奔来,幼小的短翅,都托掌开了。凝视画图,我们甚至能听到一群鸡雏“唧唧唧”呼朋引伴的欢叫声。

“趣”在何处?一在雏鸡的形象,毛绒绒、胖乎乎,单纯、明净,透着一份本真与自然,洋溢着一种稚子之真醇;二在行为,六只小鸡,将一只蚌蜃团团围住,却是围而不啄,围而不食,只是围观,仿佛莫名其妙,故意嬉笑,童心朗朗,童情彰彰,一派天真;三是画外之意,九十三岁的白石老人,童心未泯,返老还童了——重新回到了儿时的那种简单、纯净、好奇和向往,回归生命中的那份天真和纯朴,回归生命之本然、本源。

万花筒